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七十七卷 張獻忠之亂

崇禎元年，延安饑，谷府民王嘉胤運作亂，延安人張獻忠從之。獻忠陰謀多智，賊中號八大王。其部最強，旁掠延安諸郡邑。四年，張獻忠率眾二千人，就撫於三邊總督洪承疇。

五年，獻忠復叛，隨賊首高迎祥、紫金梁等轉寇山西諸郡縣。

七年，群賊轉寇河南，張獻忠犯信陽、鄧州，遁入應山。洪承疇率諸將逐賊於河南，獻忠西奔商、雒，遁整、鄂間，與延安賊李自成陷澄城，寇平涼、邠州。旋與群賊出潼關，寇嵩、汝。

八年正月，諸賊盡集宛、雒，張獻忠東走，掠廬、鳳、安慶。

二月，與老回回西走商州，復至秦州。

□一月，獻忠與群賊自潼關出犯閬鄉、靈寶，東行。庚申，總兵祖寬大破獻忠於姑家廟。

□二月，獻忠合諸賊圍廬州，分道陷巢縣、含山，遂陷和州。沿江下，犯江浦。

九年正月，張獻忠合群賊圍滁州，總理盧象昇大敗之，賊竄河南。

□年，群盜久擾河南無可掠，悉入楚，寇蕪、黃間。官軍敗獻忠於黃岡，獻忠復入江北，東掠至儀真，揚州告急。獻忠尋西走入楚。

□一年正月，總兵左良玉、陳洪範大破賊於鄖西，張獻忠請降。初，獻忠自良、涿噪而為盜，洪範捕獲獻忠，異其貌而釋之。以是懷舊恩，乞降於洪範，請率所部殺賊自效。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，獻忠請置家口於鄖西。文燦為請於朝，詔貸其罪，立功自贖。獻忠乃率部曲數千，居白沙界山。獻忠狡而多計，群盜每以為的。其降也，自言能制鄖、襄、荊、承數百里內外無一賊。文燦每曲徇其請，益驕不奉法，屢檄從征不應。獻忠又求襄陽一郡，以屯其軍。文燦議餉二萬人，獻忠乞餉一萬人，文燦遷延不能應。

□月，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，入據守之，分屯群盜於四郊。

□一月，羅汝才亦就撫，文燦安其眾於房、竹間，與民錯壤而處。遙與獻忠為聲援，奪民禾而食，不奉縣官法，鄖、楚、偏、沅諸撫咸以為憂。文燦剛而復，又新有功而驕，皆不聽。鄖、襄人惴惴，恐禍至無日矣。

□二年五月，張獻忠叛於穀城。初，賊首高迎祥既誅，李自成困川西，群盜失勢，獻忠連敗，精銳俱盡，始乞撫以緩誅，初無降意。及據穀城，潛勾諸賊為犄角，遂復思叛去，舉人王秉貞為之謀主。至是，遂殺穀城知縣阮之鈿以叛，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。獻忠齎御史林鳴球上書，求封於襄陽，鳴球不從，遂殺之。

七月，熊文燦檄諸將進兵穀城，獻忠焚穀城西走，與羅汝才合。左良玉追賊於房縣西，賊設伏羅睺山，良玉兵度隘入伏中，賊四合圍之。突圍戰，敗績，一軍盡沒，良玉失其符印，僅收殘兵數百走回房縣。事聞，文燦、良玉供革職，殺賊自贖。

九月，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。

□月，至襄陽，逮熊文燦，論死。

□三年二月，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於太平縣之瑯山，斬首萬級。獻忠精銳俱盡，止驍騎千餘自隨，遁走興、歸山中。尋自鹽井竄興、房界上。左良玉屯興安、平利諸山，連營百里。諸軍憚山險，圍而不攻。賊伏深箐中，重賄山氓，市鹽芻米酪，山中人安之，反為賊耳目，陰輸兵情於賊。獻忠得以休夏，收散亡，養夷傷。群盜往往歸之，兵復振。時羅汝才、過天星七股賊盡入蜀。

六月，獻忠自興、房走白羊山，入巫山隘。聞川兵躡之，益入深谷中，掩息旗鼓，轉入而西，不知所往。都司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，不見一人而還。

七月，獻忠既西，羅汝才屢為官軍所敗，勢孤，率黨走合於獻忠，共謀渡川西。諸將賀人龍、李國奇、張應元、汪雲鳳、張奏凱等會師擊之，應元、雲鳳營於夔之土地嶺，待賀人龍兵，三檄不至。初，督師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，而人龍屢破賊有功，請以人龍代良玉，佩將印。既而以良玉瑯山捷，度未可動，復奏留良玉，佩印如故，別加人龍總鎮銜，須後命。人龍初聞大將之拜，踴躍動三軍。既報寢，乃怏怏。良玉知其故意，亦恨。當獻忠之遁伏興、歸也，千餘殘寇可盡，乃良玉以奪印懷慚，人龍復以歸印缺望，遂逡巡不復深入，致獻忠復熾，皆嗣昌失兩帥之心，玩寇故也。人龍屯開縣，每以餉乏為辭，頓兵不進。

癸亥，人龍兵噪而西歸。

己巳，官軍敗績於土地嶺。時張應元、汪雲鳳所將楚兵五千，皆新募，未經行陣，待人龍兵久不至。獻忠知官軍無後繼，悉銳來攻。應元、雲鳳簡銳千人搏戰，晨至日中未決。賊分兵繞後山而下，突入營中，守營新兵皆嘩，賊乘之，前後合圍。二將連兵死戰，應元中流矢，奮擊突圍出。賊方渡巴霧河，應元馳赴河上燃礮，擊殺一賊帥衣緋者，賊不得渡。雲鳳苦戰久得脫，渴飲水斗餘，臥血凝臆而卒，兵多潰亡。

九月，獻忠、汝才陷大昌。

庚寅，屯夔城山背。賊行營輜重婦女甚眾，而諸軍多觀望不前，但尾賊後。所至關隘，防兵多遠遁，賊長驅直過。二賊合兵趨達州，謀西渡。

丙午，賊渡河，遂入巴西。督師嗣昌命監軍萬元吉監諸軍西行，尾擊賊。

□月壬戌，獻忠、汝才陷劍州。

甲子，過劍閣，趨廣元，直走陽平關。從問道別出百丈山，將入漢中。總兵趙光遠守陽平甚嚴，賀人龍、李國奇復整兵而東。賊乃踰昭化走西川。

丙寅，川兵追賊於劍州，敗績，賊擒四將以去。官軍轉戰於綿州，逐北至城下，賊渡綿河而西。

□一月庚辰，督師監軍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。以諸軍進止不一，立大帥以統之。以總兵猛如虎為正總統，張應元為副總統。

癸未，發保寧，趨綿州，諸將分屯要害，元吉督諸軍自問道趨射洪，扼蓬溪以待之。

癸卯，賊屯安岳，知大兵且至，宵遁走內江。

乙巳，猛如虎至安岳，選驍騎逐賊。元吉與應元屯於安岳城下，以遏賊歸路。

□二月己酉，賊走瀘州，賀人龍等以兵躡之。

辛亥，賊陷瀘州。瀘州三隅皆陡絕臨江，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。賊既走絕地，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搗其老營，伏兵旁塞險要，蹙賊北竄永州，逆而擊之，可以盡殲也。

乙卯，元吉兵至立石站，賊營先移渡南溪，官軍隔水追之不及。

癸亥，賊越成都，走漢州德陽，復至綿河。

□四年正月丁丑，獻忠、汝才入巴州。

己卯，走達州。

甲申，賊渡遼河而東，往新開焚毀驛道，人煙斷絕者七百里。初，賊南竄，元吉欲從問道出梓潼，扼歸路以待賊。嗣昌檄諸軍躡賊急追，不得距賊遠，令他逸。諸將皆盡向瀘州，賊折而東返，歸路盡空，不可復遏。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。

己丑，猛如虎率諸將及賊於開縣，日暮兩作，諸將咸以人馬乏，請詰朝戰。參將劉士傑曰：「自瀘州逐賊，馳騫四旬。僅而及

之，惟敵是求。今遇賊不戰，縱敵失賊，誰執其咎乎？請為諸君先！」揮戈而進。如虎亦率親兵從之。士傑奮勇前搏賊陣，連勝之。獻忠憑高而望，見後軍無繼，左軍皆前卻不進，因以精銳繞谷中，出官軍後，馳而下。左軍先潰，士傑及游擊郭開、如虎子猛先捷皆戰死。前軍已覆，如虎突戰潰圍出，馬仗軍符盡失。賊東走巫山、大昌。監軍元吉赴開縣收召殘兵，祭陣亡諸將，哀動三軍。嗣昌在雲陽聞開縣失利，始悔不用諸將扼歸路之謀矣。初，賊之西渡違河也，嗣昌策其必入秦，令左良玉自興、歸趣漢中。及賊東走，嗣昌復檄良玉自夷、夔進剿。使者憚行，中道返命，曰：「平賊已入漢中矣。」既慮其言不售也，更使人給良玉曰：「賊向漢中矣。」良玉不至，嗣昌之使□九返，良玉曰：「向依督師令，瑤山安得功乎？」遂撤興、房兵趨漢中。賊下夔門，無一人攔截者。賊既度巫山，晝夜疾走興、房山中。

二月，獻忠、汝才走當陽，鄖撫袁繼咸悉兵扼賊於房、竹。賊走宣城，偵襄陽無備，簡二□騎持符，偽為官兵。己酉夜，至城下，守者驗符信啟關。賊既入，即揮刀大呼殺門者，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，縱火，光燭天。賊大隊疾馳至，城中大亂，門洞開。庚戌昧爽，賊盡入城。知府王承曾突圍走，兵備副使張克儉、推官鄺曰廣死之。賊焚襄王府，執襄王。獻忠據坐王宮，坐王堂下，勸之以卮酒，曰：「吾欲斷楊嗣昌頭，而嗣昌遠在蜀，今當借王頭，使嗣昌以陷藩伏法。王其努力，盡此一杯酒！」因縛王殺之，投屍火中。福清王常澄逃免，潛遣人索王屍，已燼，僅拾顱骨數寸以歸。賊殺宮眷，並貴陽王常法，盡掠宮女，發銀□五萬以賑饑民。襄陽守兵數千，軍資器械山積，盡為賊有。初，左良玉屢破賊，掠其輜重，盡蓄之許州，為獻忠襲取。良玉在鄖，厝家口貲蓄於襄陽，至是復盡為獻忠有。良玉聞之，同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，已不及。

癸丑，賊渡江破樊城。己未，陷當陽、郟縣。

乙丑，陷光州、新野。

三月丙子，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自縊於軍。時李自成已陷河南，福王遇害。嗣昌以連失二郡，喪兩親藩，度不免，遂自盡。監軍元吉部署行營，命猛如虎駐蘄、黃，防獻忠東逞。上以襄陽失陷，左良玉連制避賊，削職戴罪平賊。逮鄖撫袁繼咸入京。

四月，獻忠焚掠襄陽既空，聞左兵漸逼，以兵三萬犯應山，知縣章日輝擊卻之。北至隨州，掠汝寧縣。難民逸歸，見獻忠面帶刀瘢二，箭創一，方令群盜備乾糲為半月糧，往攻固始，陷光州，漸逼麻城。

革、左諸賊在皖、桐，聞獻忠東來，自潛、太至麻城勾合之。將謀渡江，巡撫宋一鶴擒賊謀，焚其舟。

庚午，獻忠、汝才合兵陷隨州，知州徐世淳死之，合戶被殺，吏民屠僇不遺，血流成溝澗。

六月，左良玉敗獻忠於南陽之西山。獻忠西走，與汝才合兵攻南陽，晝夜穴城，知府顏日倫力拒之。賊去，陷信陽，獲左兵旗幟，令群盜襲以入泌陽，陷之。

癸亥，走隨州。

七月丁丑，獻忠圍鄖陽，鄖兵禦之多殺傷。

己卯，獻忠宵遁。總兵黃得功戲下兵叛，西走投獻忠。獻忠陷鄖西。羅汝才忤於獻忠，北走合自成，左良玉敗之於鄧州，再敗之於淅川。

辛卯，鄖兵與獻忠戰，敗績。獻忠以所擒鄖兵人斷一手，縱歸以辱官軍。督師丁啟睿與左良玉俱屯南陽，頓兵不進。獻忠既拔鄖西，馬騾器甲，搶獲甚盛。群盜蟻附之，眾至數□萬。獻忠屢勝而驕。

八月，東掠信陽。左良玉營多降將，家在鄖、襄，多被獻忠殺掠，人思致死於賊。良玉乃自南陽引兵逆擊獻忠於信陽，斬其首將沙賊，大破之，奪其馬萬餘，降眾數萬。獻忠負重創，易服夜遁，竄入山中。良玉軍聲大振，降附日眾，遣諸將分道窮搜獻忠。

戊午，獻忠收餘眾數千，反走向鄖陽，驟遇官軍，不戰而潰，棄馬騾二千。尚有眾二千，趨南陽，負創不能馳，保其婦豎，日行三□里，部曲日逃□六七，僅隨數百人。

辛未，良玉自鄖北發，獻忠已過南陽，追之不及。監軍御史汪承詔劾將士觀望縱賊。羅汝才既北合李自成，自成踞河、雒，有眾五□萬。獻忠眾散且盡。

九月，因汝才以奔自成。初，獻忠與自成並起延西，以狡詐相雄長。自陷襄陽，嗣昌縊死，自以威名遠出自成右。及敗來歸，僅從數百騎。自成方強，欲屈之，獻忠不為下。自成怒，欲殺之。汝才知之，陰選良馬五百騎資獻忠，令他徙。獻忠乃盡夜東馳，與回、革諸賊合，入霍山，扼險拒守。督師啟睿以兵赴商城，旋北行討李賊，獻忠得逸山中。

□月，張獻忠合六營賊，復出攻舒城。

□五年二月乙卯，張獻忠陷亳州。亳州官吏先已棄城走，賊按兵入城。

三月，獻忠合回、革諸賊，復攻舒城。

四月壬寅，舒城陷。時舒城無令，參將孔庭訓以兵千人，同編修胡守恆率民共守七閱月，廷訓降於賊，勾賊攻城。守恆倡舒人死守，賊以洞車穴城，穿者數處，守恆督軍民補塞之。賊射書脅降，守恆燬其書於城上。越三日城陷，賊執守恆，刃其腹，被數□創以死。獻忠屯舒城，改曰得勝州。令降將孔廷訓攻霍山。河南賊袁時中以兵會獻忠。

乙巳，獻忠合諸賊陷六安。

五月甲戌，張獻忠襲破廬州。先是，獻忠遣英、霍游民陽為貿易者，潛入廬州城。適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，獻忠遣賊數百，負書卷，衣青衫，雜諸生應試者，旅寓城中。甲戌夜漏三下，獻忠卷甲疾馳入郡，城中賊縱火應之。城陷，學使者及備兵副使蔡如蘅俱走，知府鄭履祥死之。廬州城池高深，賊屢攻不能克，至是，一夕而陷。獻忠斂兵退屯巢湖，略含山、巢縣。

六月辛亥，獻忠襲陷廬江，焚僇一空，還兵舒城。

八月辛丑，獻忠分三軍：一軍上六安，一軍趨廬州，一軍往廬江三河。掠雙橋巨舟二百艘。復大治舟艦於巢湖習水師，因大會群賊，合水陸五□六營，集於皖口。

壬子，獻忠復陷六安，將州民盡斷一臂，男左女右。總兵黃得功、劉良佐兵救六安，營於夾山嶺，再戰敗績，得功歸定遠。獻忠再陷六安，挫得功、良佐兵，謀渡江入南京，遂僭號改元，刻偽寶，選自宮男子，偽署總兵以下官。

九月，黃得功復以大兵逐之。

己卯，賊悉走潛山，命賊將一堵牆為殿。營於山上，步騎九□哨，分營為四，前阻大溝，後枕山險，為持久計。得功、良佐卷甲疾趨，夜半緣山後噪而升。賊驚起失措，且前阻大溝，不能成列。官軍奮擊，賊踰崖跳澗四潰。追奔六□里，斬首萬餘。獻忠潰圍走，一堵牆伏林中，焚殺之。填屍溢谿壑，臭達百里。奪馬騾數萬，賊腹心謀士婦豎俱盡。

□月丙午，劉良佐再破獻忠於安慶，奪馬騾五千，救回難民萬餘。獻忠引兵西走蘄水。

□一月，獻忠西入楚。劉良佐旋師淮安，黃得功旋師定遠。

□二月，獻忠復東去，陷桐城，屠之。初，獻忠西遁，諸軍俱剿袁時中於穎，故獻忠乘虛突出。

丙戌，陷無為州，遂陷黃梅。

壬辰，陷太湖。

□六年正月辛酉，張獻忠以二百人夜襲，陷蘄州。明日，令薦紳、孝廉、文學各冠帶自東門入，西門出，盡斬之，遂屠蘄州。留婦女毀城，稍不力，即被殺。執守道仁和許文岐。獻忠曾販杭州，識文岐，頗禮之。文岐陰謀圖賊，乃被殺。時楚兵盡隨良玉東下蘄、黃一帶，惟土兵三百人守蘄水，獻忠乘虛充斥。

三月丁酉，陷蘄水，屠之。甲寅，左良玉引兵自池口西上，屯安慶。

丙辰，獻忠自蘄水疾馳至黃州，乘大霧攻城。黎明，城陷。執副使樊維城，欲降之，罵賊不屈。賊刺之，洞胸死。獻忠據府自稱西王。麻城諸生周文江倡亂，迎降獻忠。獻忠大喜，偽授文江知州。賊尋陷羅田。

五月，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，獻忠西向武昌。武昌武備積弛，闖、獻交窺江、漢，時議募兵守城，而庫藏空絀。楚王有積金百萬，三司長史貸金數萬以贍軍，王不應。大學士賀逢聖家居，倡義捐貲募兵，僉謂宜募土著。適承天、德安潰兵俱下，楚王盡募之為軍鋒，以長史徐學顏領之，號「楚府兵」。

獻忠沿江而上，悉師破漢陽，臨江欲渡，武昌大震，議撤江上兵嬰城守。參將崔文榮曰：「守城不如守江，守江不如守漢。磨盤、煤炭諸洲，淺不過馬腹，縱之飛渡，而嬰城坐困，非策也。」議者不從，賊果從煤炭洲而渡，直逼城下。文榮禦之，小有斬獲。賊攻武勝門，文榮率諸軍拒之，多殺傷。王戌，楚府新募兵為賊內應，開門迎賊。文榮躍馬持矛大呼，殺賊三人。賊攢矛刺之，洞腋死。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俱守武勝門，城陷歸家，衣冠北向再拜，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。至中流擊舟，全家溺者二二人。逢聖屍沉百七口日不壞，一月王子始出葬。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鬥，斷左臂，右手持刀不仆，賊支解之。楚宗多從賊者。賊執楚王，盡取宮中積金百餘萬，輦載數百車不盡，楚人以是咸憾王之愚也。賊以篋輿籠王，沉之西湖。屠僇士民數萬，投屍於江。尚餘數萬人，縱之出城，以鐵騎圍而蹙之江中。浮屍蔽江而下，武昌魚幾不可食。其遺民數百，多別斷手足，鑿毀目鼻，無一全角者。

獻忠遂據楚王府，僭稱武昌曰京城。偽設六部、五府，鑄西王之寶。開科取士，殿試取三口人為進士，授郡縣官。初，李自成兵臨漢陽不克，聞獻忠取之，自成怒，榜示遠近，曰：「有能擒獻忠以獻者，賞千金。」及聞取武昌，復遣人賀之曰：「老回回已降，曹、革、左皆被殺，行將及汝矣。」獻忠得書而懼，多賫金寶，報使於自成。自成留其使，獻忠恨之。

六月丙戌，諭平賊將軍左良玉專剿張獻忠，毋老師糜餉。

七月辛亥，方國安合左營副將徐懋德、馬士秀等步騎二萬從蘄州而上，夜擊賊於大冶，斬首千級。前鋒既勝，左鎮諸軍並進。獻忠聞之，戊午，以四賊帥守武昌，為浮橋於金口，悉眾西渡，屯舟師於湖中，謀向岳。

八月壬戌，方國安等進兵黃州，斬偽知府。

癸亥，諸將進次陽邏堡，距武昌三舍。監紀知縣吳敏師聯絡蘄、黃四口八寨義勇數萬人與師會。總兵常安國以舟師先進，轉戰金沙洲，奪賊舟百艘。賊騎反走，焚城下諸舟，嬰城自保。安國等退屯漢口。

丙寅，諸軍齊壓武昌而軍，賊出戰，大敗退入。官軍逐之，遂入城。賊開門西走，諸將縱兵屠僇萬計，遂復漢陽並諸屬縣。張獻忠陷咸寧、蒲圻，距岳州二百里。沉撫李乾德、總兵孔希貴以兵二萬守城陵磯，盡移岳州居民他避，令軍士詐為居民開門迎賊。賊入城，伏發，賊盡殲。留四賊，賊割一耳，貫箭縱回以辱賊。獻忠怒，益兵進攻。乾德虛立營壘道傍，林中植旗幟，伏大礮，積薪其上。賊以火攻之，延燒積薪，礮大發，殺賊數百。賊益怒，水陸並進。乾德飾戰艦中流向賊營，度矢石可及，即止不進，賊連弩射良久。乾德度賊矢礮且盡，水陸奮擊，大敗之，三戰三捷。獻忠乃悉眾二萬圍岳州，百道俱攻。力屈城陷，乾德希貴俱走長沙。

戊辰，賊前鋒至湘陰，湘陰民俱空城走。獻忠分軍為二：一軍下長沙，一軍上荊州。獻忠欲北渡，卜於洞庭湖神，不吉；三卜，神終不許。

庚辰，獻忠斂舟湘潭數千艘將北渡，忽大風起，覆舟百餘，溺死數千人。因復還岳州，盡殺所掠婦女，投屍江中。焚其舟，火延四里，江水夜明如晝。遂陸行向長沙，甲申至城下，長沙人民先已走，李乾德奉吉王、惠王走衡州。

丙戌，長沙陷，總兵尹先民、何一德降賊，巡撫王聚奎單騎走江夏，推官蔡道憲死之。先是，武昌陷，聚奎南奔長沙，道憲請還屯岳州，謂岳與長沙唇齒也，並力守岳，則長沙可保，而衡、永無虞。聚奎屯岳數日，仍南徙，驅萬人入長沙。所過如洗，慘甚於賊。尋遁入湘潭。及賊至城下，呼推官曰：「吾軍中皆知爾名，可速降，毋自苦也。」道憲挽強弩射之。獻忠怒，攻三日夜而城陷。執道憲，百計誘降，不屈，磔之。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。賊勸道憲降時，國俊曰：「如吾主可降亦去矣，不至今日。」賊云：「爾主不降，爾亦不得生。」國俊曰：「若我輩願生亦去矣，不至今日。」賊並殺之。內四卒奮然曰：「願且延旦夕，葬主骸而後受刃。」賊義而許之。於是四卒解衣裹骸，葬之南郭，畢，四卒自經死。

獻忠既陷長沙，設立偽官，大書偽榜，馳檄遠近。降賊將先民、一德願效前驅，進取江西。獻忠悅，偽封世襲伯。

庚寅，賊襲陷衡州，桂王及吉、惠二王走永州。

九月，獻忠折桂王府殿材至長沙，構造宮殿。遣兵南追三王，至永州，巡按湖南御史劉熙祚督水師禦之，遣兵護三王南行入廣西，而自入永州死守。奸人內應，開門迎賊，熙祚被賊執。賊欲脅降之，不屈，囚之永陽驛中。閉目絕食，題絕命詞於壁。賊再三諭降之，臨以白刃。熙祚大罵不已，遂遇害。於是全楚皆陷。

戊戌，官軍入岳州。初，獻忠陷岳州，置偽官守之，悉率群賊南略地。官軍進復之，偽官俱伏誅。獻忠屯衡州，復分軍為三：一軍往永州，一軍入廣西全州，一軍犯江西袁州。獻忠陷長沙，開科取士。

丙辰，賊前鋒至袁州，獻忠至萍鄉，知縣棄城走。萍鄉士民牛酒遠迎賊，路相屬。

戊子，賊陷萍鄉，盡焚公廨屋廬，空其城。獻忠歸長沙，分兵徇攸縣、分宜。

口月甲子，賊陷萬載，於是瑞安、臨江、新喻、分宜之人俱空。獻忠遣別將趨連州，南贛兵備副使王孫蘭駐韶州，兵不滿百，聞之，遽自經。知府踰城遁，韶民盡逃。袁州迎降於賊，賊陷袁州。左良玉以副總兵吳學禮援袁州，次於分宜。

甲戌，進圍袁州，偽將丘仰寰拒守。都司高山奮身先登，斬賊二千四百，奪馬六百，擒斬丘仰寰，遂復袁州。時江西袁州、吉安、臨江人民多徙山谷，官兵淫殺獻俘，三郡民所在屯結，以拒官軍。江西巡撫郭都賢檄撤兵回九江，招土著，戍三郡。官兵既撤，賊自長沙突至吉安。

丁丑，備兵副使岳虞鑾方閱軍於郊，俄報賊至，皆潰，虞鑾走。

戊寅，吉安陷，諸縣同日而陷。賊設偽官，改吉安為親安府，廬陵為順民縣。賊將張其在發偽檄馳下袁州，兵民皆傾城先竄，賊復入袁州。獻忠在長沙增兵為九營，四營皆老卒，五營皆新附。左良玉令馬進忠諸將馳兵赴袁州，馬士秀以步兵上臨湘、岳州，令惠登相規復襄陽，劉洪起規復南陽。

乙酉，獻忠遣賊將馬賜下臨湘，取米及釜。方國安遣兵進扼於蒲圻。

口一月壬辰，江督呂大器兵復吉安。

癸巳，獻忠遣四賊將下岳州，沿江設伏，藏輕舟於汊港，以巨艦載輜重順流下。副將王世泰、楊文富以兵三千邀擊之。賊逆流陽走，以誘官軍。官軍爭利溯流上，盡奪其資入艦，舟重不能速行。賊輕舟四出圍之，夾岸賊兵邀擊官軍，殺溺無算。方國安等諸將合兵救之，僅奪回文富、世泰，喪師二千、舟二百艘。岳州軍民空城走，賊疾趨，復陷之。

壬寅，詔承天太監何志孔勞良玉軍，以恢楚有功，加良玉少師，蔭一子，吏士各升秩，大賚各軍。詔良玉移鎮武昌。良玉令馬士秀趨長沙，搗賊後；令馬進忠等趨袁、吉，迎擊其前。

甲寅，馬士秀等復臨湘，賊奔岳州。諸將追至岳州，賊將混天龍步騎數千拒南岸，以輕舟數口順流下邀官軍。士秀三分其軍，以殿後者交射南岸賊，乘風直上，繞賊舟後反擊之。賊大敗，盡奪其舟。南岸賊疾入城，士秀麾諸軍登岸，四面乘城，鱗次入，賊突門復走長沙，斬首四千餘級，遂復岳州。

乙卯，馬進忠等進兵分宜，賊盡竄袁州。

丙辰，進趨袁州，賊開門西走，諸軍逐之三口里，復袁州，盡誅諸偽官，斬首三千級，奪賊馬五百、弓矢數萬。

□二月，張獻忠遣兵陷建昌，又陷撫州、南豐。獻忠遣人通好於老回回。時老回回為李自成據荊州，獻忠與修舊好合兵。李自成既入關，獻忠益橫荊、岳間。

丁亥，獻忠前鋒艾四轉戰至蒲圻，馬進忠禦之，再戰敗績。

□七年正月，張獻忠自岳陽渡江，虛設偽官於江南，大隊俱往江北。遂棄長沙，造浮橋於三江口，以一軍過荊州，盡棄舟楫，步騎數□萬人夔州。

二月，方國安、馬進忠復長沙，左良玉遣兵追賊於沙陽。

六月，張獻忠陷涪州、瀘州，蜀王告急，請濟師於南都。左良玉兵屯德安。獻忠順流陷佛圖關，遂圍重慶。悉力拒守，四日而陷，瑞王闔宮被難，舊撫陳士奇死之。賊屠重慶，取丁壯萬餘剝耳鼻，斷一手，驅徇各州縣，兵至不下，以此為令。但能殺王府官吏，封府庫以待，則秋毫無犯。由是，所至官民自亂，無不破竹下者。

八月，張獻忠進陷成都，蜀王闔宮被難，巡撫龍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。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，皆殺之。既而懸榜試士，諸生遠近爭赴。獻忠以兵圍之，擊殺數千人，咸挾筆握策以死，蜀中士類俱盡。復大殺蜀民，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。時中原多故，諸將無暇西顧，獻忠遂奄有兩川。李自成敗，益發兵攻漢中，陷之，獻忠遂巡自守不敢出。未幾，獻忠以病死於蜀中。

谷應泰曰：

昔者《周書》越人閔不畏死，三輔縱橫，持斧而出。以至鄭苦萑苻之警，楚定《僕區》之法，草竊姦宄，自古患之矣。然未有自秦寇晉、豫，由豫入楚、蜀，轉掠江右，旋犯粵西，二□餘年之間，取肝益膳，流血成渠，裡落蕭條，宗社顛覆，若張獻忠之甚者也。

考獻忠與李自成因饑煽亂，並起延安。孫恩甫叛，盧循即興；仙芝既起，黃巢來附。同惡相濟，若連矢然。天禍人國，以有此孽耳。其時掩捕渠魁，賑恤餘黨，用張京兆之鳴鼓，兼汲長孺之發粟，平定安集，一長吏事也。奈何燎原莫撲，滋蔓難圖，嘯聚為群，旁抄郡邑。揚大作而湖、湘悉陷，黃巾起而山左不平。使天子有西顧之憂，蒼生有喋血之患者，揆厥亂源，誰執其咎哉！

然而獻忠無他技巧，止以陰謀多智，暴豪嗜殺，可乘之敝，正自不少耳。方夫賊師屢挫，其弱可擒；賊氣方張，其驕可掩；賊黨內攜，其釁可間也。假令良玉太平之捷，精銳俱盡，得功潛山之捷。屍填溝壑，便當乘勝追奔，不令逸去，即子儀克新店而收東京，懷仙克河陽而滅朝義。故曰其弱可擒也。又若襄陽初陷，獻忠橫恣，六安再下，獻忠改元。若能轉敗為功，出彼不意，即元濟氣盛而李愬夜襲淮、蔡，潁川甫陷而長源規取范陽。故曰其驕可掩也。又若南陽之敗，自成蓄謀以圖，漢陽之取，自成懸金以購。若能用謀出奇，兩虎自鬥，即呂布交疏於袁術，慶緒授首於思明。故曰其釁可間也。乃諸臣計不出此。而天與不取，地險坐失。遠棄漢州，近防江夏，才屯石站，已渡南溪。以至萬元吉才同崔浩，不竟其用；李乾德、孔希貴智埒淮陰，勢絀而走；賀逢聖、蔡道憲忠比睢陽，力盡而死。比至歲月遷延，四分五裂，師老財匱，而天下之大勢去矣。

然予以元和討賊，全倚裴度；建興恢復，獨任武侯。而楊嗣昌者，白面書生，不嫻將略。寇氛剽銳，即非郗曇之移疾；大藩蹂躪，便同孟昶之仰藥。雖復引義自裁，亦云無媿，而應元、士傑，尚昧發蹤；如虎、人龍，終乖駕馭。譬之次律陳濤之敗，中軍石頭之衄，為法受惡，亦所不得辭也。

論者又以獻猶據蜀，闖則犯關，按法行誅，薄乎減等。而不知獻亂以來，材賦絀於吳、楚，士馬斃於荊、襄，民命塗於中野。夫是以瓦解土崩，一蹙而壞。譬猶人之死也，獻繫其手，而後闖刺其心；獻搥其胸，而後闖扼其吭。則獻之與闖，厥罪惟均也。窮奇、禱杙，又可以九品差次乎哉！